

合巫山。我何必在旁邊討厭。嗣仁道：你是個紅娘。那能不到。叫崔鶯鶯如何認得張君瑞呢。鉢卓一想。却也不錯。又是總辦命令。不便推辭。便同上汽車。頃刻之間。來到西歐八十號房內。嗣仁祇見一位芙蓉臉面。花信年華的美人。呈妍獻媚。迎了出來。不覺吃了一驚。這位美人的相貌。果然與那馬上就要上任的會計員的太太。一模一樣。恐怕那位范太太。去年拍的小照。還沒有這般像呢。嗣仁問伊名字。說是叫做湯錦霞。這位湯小姐。見了卜總辦。自然眉飛色舞。極力奉承。但是見了這位會計員。總覺得有點羞手羞腳的。不大自然。鉢卓把他們介紹明白。便自告退。過了幾天。曉卓果然做了稅務局的會計員。那位湯錦霞小姐。已是與卜總辦打得火熱。戲館酒樓。無不同進同出。幾乎形影不離。獨有他們的車夫家人們。都不大高興。爲甚麼呢。因爲他們到范公館的時候。往往誤稱范太太爲湯小姐。有時候。又把湯小姐。誤稱爲范太太。因此常碰卜嗣仁總辦同會計員范鉢卓兩人的釘子呢。到了後來。這湯小姐便成了卜姨太太。卜總辦真個愛他不過。常常捧住了他的俏龐兒微笑道。我愛你。我願你一樣的愛我。才不辜負了我這將機就計的一番苦心。

(完)

五十年前之童子軍

亮軒

我的朋友曾書和我說：我們中國有一件絕可恥的事。就是對於科學上絕無一點創作的功能。光明燦爛的科學史上。幾乎不見所謂支那兩個字。吾人試翻到歐洲諸國初步的科學書上。那一樣肯說是中國先發明的。這果然是事實如此。但是歐洲人也未免有一點虛榮心過度的地方。譬方說。指南針的發明。那個不曉得是黃帝。信史俱在功何可沒。然而歐洲人還硬要說在十三世紀時候。歐洲的航海者所發明的。却在後面附註幾句道「有的說東方支那發明這件東西。比較還要早一點」這事直到後來美國的科學書上。纔完全承認是中國發明。像這樣的。恐怕不止這麼一件。我們一般號稱有心人。應當隨時的搜出幾件有力的證據。來攻破這些虛

偽的紀載。聞揚祖國的光榮。我承認我那朋友的話是有價值。所以年來讀書有暇。很注意到這件事。並且還想擴大範圍。不祇限科學一項。以至注意到農工等一切事件。

童子軍的組織。誰也都承認是始創在英國。我國一般教練童子軍的。也都承認英國的童子軍爲老前輩。就是我呢。要不是年前聽了雲南同學王君的一夕話。至今還絕對承認我國八年前。沒有童子軍的組織。

宜昌蕪湖重慶溫州北海這幾處爲什麼要開爲商埠。讀者諸君自然都知道是根據一八七六年。（前清光緒二年）對英結的條約。所以結這條約是因爲英屬印度政府所派遣的探險隊。隊員麻格梨在雲南爲我國兵士所殺死的緣故。諸君要曉得在這裏面却包含一段壯史。就是這篇的標題五十年前之童子軍。

雲南有一個縣城叫做宜良。地方瘠。居民不事生產。男的大半去吃行伍裏的飯。或是到別個縣城裏去替有錢人家抬轎子。在本縣做事。或在家裏吃閒飯的人很少。所以比鄰五六家。竟會找不出一個年青的男子。鄰縣的無賴。時常來偷雞摸狗。地方上也不能奈何他們。但是這地方有個姓秦的大族。子孫興旺。差不多有四五十個門戶。受害獨多。他們族裏就要想一種自衛的方法。剛巧一天是中秋。各家男人。都從各處汎地趕回來過節。順便談到此事。一個叫秦猛男的。提議道。我們各家的小孩子。不是鎮日價頑着沒事做麼。我們既然沒有閒。請先生教他們讀書。他們將來自然沒有做官做府的希望。還不是頂着我們的缺位。去吃口皇糧。那麼。他們也該得趁早練習練習行伍裏的規矩。不要再像我們這一輩初進去時候。那樣的手生眼辣。處處吃虧。我現在想一個一舉兩得的法子。祇消我們中間。不拘那個。在營裏告一兩個月的假。回來挑選幾十個年紀大些的孩子。每天教他們一點跌撲的功夫。巡防的方法。熟習之後。由他們每天在縣城各處巡查。我想這種大家有分的事。

（未完）

(未完)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米孫玉聲周劍雲胡寄塵嚴謬聲施濟羣鄭逸梅顧明道山農何海鳴饒煥然徐卓呆郁慕俠諸公
米題詞有李涵秋袁寒雲吳楚趙眼雲姚維程瞻虛柳亞子海上說夢人鄭正秋胡子屠守
米插玉尊戲詩贈會胡適之壽梅逸梅之夫人劉我半元兄愛閱本報諸君將此紙剪下(須
米有錄版印鵲字多至百餘面可謂空前鉅製定價一元)環仙(眼雲之夫人)三女史
米海內外名士惠題詩誦鑄八百家先印上卷半月後出書內有錄版印鵲字多至百餘面可謂空前鉅製定價一元)環仙(眼雲之夫人)三女史
米聲明由小說日報紹介)來函預約僅須附郵花三十五分以一星期為限(自登報日起)

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詩文社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十八日 壬戌年十二月初二日 星期四

小說日報

發行主任兼
維州編輯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廬父
廣告主任
孫緯才
增刊主任
嚴笑系

本報招登國貨公司廣告 本報招登國貨廣告取費從廉如蒙惠登請與廣告主任孫緯才君面洽可也

定閱本報特別減價

凡已定期滿續定一月者照定價九折(八角一分)三月以上類推期滿再贈報七天半年期滿再贈半月全年期滿再贈一月補訂者照此辦法郵票代價十足計算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招 考 報 名 費 須 先 期 到 校 繳 報 名 費 洋 一 元 或 開 明 姓 名 通 信 處 用 中 文 函 報 亦 可 報 名 應 用 物 投 考 時 隨 帶 筆 墨 及 本 生 籍 貫 近 四 寸 小 照 一 張 並 最 近 肄 業 學 校 課 績 單 或 書 呈 校 考 卷 由 驗 考 官 給 用 納 費 如 被 取 入 後 肆 業 者 每 年 上 海 商 業 儲 蓄 銀 行 或 分 行 理 處 就 近 繳 納 書 籍 費 到 校 後 按 價 另 繳
 本 校 給 用 納 費 須 先 期 到 校 繳 報 名 費 洋 一 元 或 開 明 姓 名 通 信 處 用 中 文 函 報 亦 可 報 名 應 用 物 投 考 時 隨 帶 筆 墨 及 本 生 籍 貫 近 四 寸 小 照 一 張 並 最 近 肄 業 學 校 課 績 單 或 書 呈 校 考 卷 由 驗 考 官 給 用 納 費 如 被 取 入 後 肆 業 者 每 年 上 海 商 業 儲 蓄 銀 行 或 分 行 理 處 就 近 繳 納 書 籍 費 到 校 後 按 價 另 繳
 郵 票 十 分 詳 示 通 信 處 即 當 寄 奉 不 誤

上海震旦大學招插班生

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乞賑

本省四次風雨爲災災區達六十餘縣之廣災民至數百萬人之多奇災浩劫亘古未聞經各

災乘承惠捐款請逕寄本會或杭州中國銀行掣給收據登報鳴謝臨領付盼諸惟公鑒會長董永祥兼義場理事長王錫榮副理事長金百頃愈章可啓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自今日起雜俎欄內增闢花叢一門逐日刊登本報編輯主任許廬父先生傑作十年夢影錄一書先生文采風流舉世共曉此書紀十年來游蹤所至花塲柳陣燕舞鶯歌之盛事而各處風尚之不同社會情況之殊異與夫名流雅士達官貴人之軼史軼聞皆膾炙其中而文筆之淵雅文情之瀟灑尤爲尋常花史所難擬其什一以較板橋畫舫之作而命意尤有淺深之判先生既有怪現象長篇小說之作業已膾炙人口馳譽一時今復有如此佳著逐日披露先生之所以爲本報者可謂至矣而本報之於讀者諸君亦庶幾可告無愧焉耳書序及目錄今日刊布請讀者諸君一注意焉

許廩父啓事

塵父承本社同人本報讀者諸君敦促撰述花史一門當以社會道德日見進步各地廢娼之聲如風而起僕平生浪跡廿載飄零柳陣花場常問津蜂交蝶友處處關情因得習知各地之風尚習慣社會之情狀形色果能筆而出之不銷供研究廢娼之資料並爲有志社會者考查之一助是用蒐集一年來此中聞見及社會情事之與有關係者亦附入之而成十年夢影錄一書按日刊載雜俎欄內書凡六卷就所至地域而分其中歇浦春光一卷則多屬舊作散見各雜誌書報者（以眉語及天韻報浙報粵報爲多大約居全卷三之一）聲明於此以免責言至於辭之不文言之不雅則限於才力非可強爲海內宏達督促而教誨之則幸甚幸甚塵父敬啓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讀者俱樂部自第二期起徵文條例頗有更改詳見明日讀者俱樂部啓事請讀者諸君注意是幸

孫緯才新法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濁下疳橫痃各症均用德國新藥注射每針一元功効速立可斷根金針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濁下疳橫痃各症均用德國新藥注射每針一元功効速立可斷根金針
專醫花柳病

怪現狀之一幕

(續)

徐哲身

鉢卓道：「言難盡。你准我同上樓去一說嗎？」嗣仁躊躇了半響，似乎露出不願意的樣子答道：「也好。」兩人上得樓來。嗣仁知道所請的客，都還未到，便把鉢卓領到一間小房間裏，向炕牀上一坐，問道：「此地還沒有外人？」你就姑且坐下了談天。你這樣的大雪天來尋我，有沒有公事？我却不能長談呢。鉢卓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似坐非坐的，駝了背，灣了腰，恭恭敬敬的說道：「我自從辭了買辦以後，現在真弄得大是不堪。」家裏一……說到這裏，嗣仁便攔住他的話頭說道：「不必說了。我知道無非一個窮字。我是很不願聽。」鉢卓道：「那末自然。然也不敢前來裏瀆總辦了。我曉得貴局裏的會計一席，出息很好。總辦不是從前說過。那會計一定委我嗎？」嗣仁聽了，便把臉板得鐵青的道：「那有此事。你不是在做夢罷？或者我雖說過，却不是委你的。」也未可知。鉢卓聽了，知道希望太大，斷難成功，不如降格以求，弄個小點事情，也可救急。便改口道：「總辦斷不會記錯的。我果然窮昏了，做了一個夢，便當爲真事。現在總求總辦開恩，栽培一個小小事情，免得討飯。」嗣仁把眼望着天花板道：「實在沒有空缺。就是一個聽差的，也排不下。你還是另尋別路。我是心口如一的。」不要誤你的前程。鉢卓又央求道：「就是日子遲點，事情壞點都不要緊。嗣仁把臉一揚道：「你是窮昏了。我是總辦，說沒有，自然是沒有。你不要看我這般的優待，便忘記時辰八字。」嗣仁聽到提到水花兩個字，此說來，我只好叫水花嫂子來求你了。嗣仁聽到提到水花兩個字，像是有所感觸。面上便不知不覺的和悅起來。問道：「我們那水花嫂子，近來還是丰神如舊嗎？」鉢卓答道：「我也不怕見笑。伊是天天的同我盤口舌。在那裏怨命呢。」嗣仁笑道：「不是我在這裏說你。」水花嫂子嫁了你，簡直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裏。好冤枉呢。我忽然想起一樁事來。我前天叫了一個堂唱。那人的相貌，到有幾分像我水花嫂子。把我像個爛泥菩薩，跌在湯罐裏。說時，拍

小說話

張乙廬君第二次來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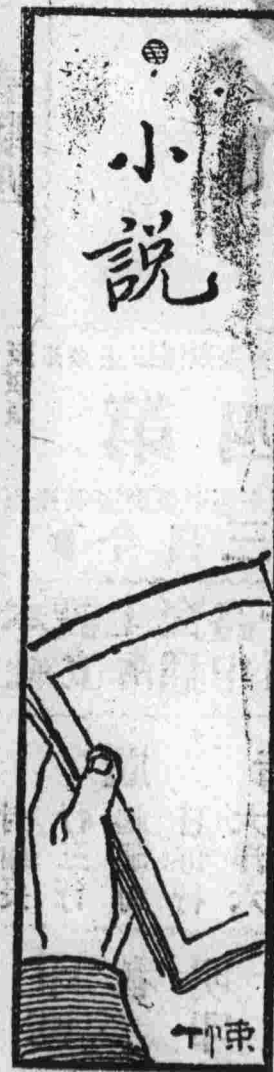
(四)報酬。報酬之厚薄。宜視其文之美惡而定。不必計字論值。馬遲枚速。各人之秉賦不同。若一論字數。則敷衍充數之弊起焉。鄙意除義務撰述外。鬻文之友。可與之立約。月需某種之稿若干篇。酬以若干金。以登出爲準。若是則盧周蕤密。作者無草率之弊。讀者獲觀摩之益。一舉而兩善備焉。又讀者俱樂部。雖爲義務性質。亦宜稍酬書籍文具等品。藉以鼓勵風雅。此弟所望於二公者四也。

以上四端。僅就管見所得言之。借箸代籌。殊覺冒昧。然亦以與二公有文字相契之雅。不自覺其詞之費耳。倘蒙采納。不勝幸甚。○并望二公有以教之也。專此并請 纂安。

乙廬

張君兩次來函。對於本報。及近時小說界。種種缺點。可謂扶發無遺。唯對於拙著。過加獎飾。雖係誘掖之心。却令人惶愧無地。書此誌謝。並已寄贈小說季報一年全分。用酬雅意。以後尙望時錫教言。匡其不逮。日報之幸。而亦愛讀日報者之幸也。塵父敬復。

小說



手頓脚。嘻嘻笑臉。與方才鐵板式的面孔。大是兩樣。鉢卓看他這般樣子。心裏想道。這個忘八蛋。他早看上了我們水花。從前就沒口的贊伊標緻。你看他提到水花。便眉開眼笑。與先前時候。好像換了一個人。卓鉢想到這裏。不覺眉頭一皺。彷彿胸有成竹。笑對嗣仁道。我真窮忙。前幾時。看見一個高等滴白。那相貌才與你水花嫂子呢。一般無二呢。我那時見了陡然一驚。還疑心就是你水花嫂子呢。後來一想。伊明明睡在家裏還沒有過癮。怎麼那們快。就裝扮好了跑了出來呢。特爲丟了正經事不辦。趕回家去一看。幸而你水花嫂子。還蓬頭散髮的挺在牀上。可知這明明白白不是伊了。我想把這件奇事。報告你聽。後來想想。到底不是一件正經事。何必急急。所以就擱起來了。嗣仁聽了。大喜。又忽作伴怒道。如此好事。你不來尋我。還成甚麼把兄弟呢。你如果能夠把這個滴白找到。替我成了好事。那會計一席。不是你是誰。鉢卓聽了。自然喜出望外。說道。那滴白。我後來打聽清楚。脾氣與人不同。除了我去辦。那怕你銀子鋪了像馬路上的雪。也不成功。嗣仁打拱作揖的央求道。老大哥你總要幫兄弟一個忙。萬不可袖手旁觀。鉢卓道。我自然義不容辭。不過我這般襪襖。如何能去見伊呢。嗣仁道。自己弟兄。就是不替我辦這樁事。我也要拿錢叫你去換衣服呢。說著。摸出一捲鈔票。遞與鉢卓。鉢卓接了道。你在此間請客。散時還早。不如我此刻就去。能夠碰著。我就把伊送到一家旅館裏。我再來請你。你道好不好。把個卜嗣仁聽了。真樂得要死。說道。老大哥辦事真是漂亮。鉢卓道。事不宜遲。說著。便急急忙忙而去。不到三個鐘頭。就回到一枝香。恰好客人已散。嗣仁此時。却收起了那個總辦架子。一個人老等在那裏。見鉢卓來了。急問道。所事如何。有好消息嗎。鉢卓道。馬到成功。你的臨時總辦太太。已在西歐旅社八十號恭候了。嗣仁聽了。便把大拇指一舉道。聲聲大才。畢竟不凡。我們快去。鉢卓道。我萬不能陪你同去。你們裏王神女。會

價廉大

十一號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樂里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朱增宗
博醫學士

局代售

每部三本定價洋一元二角清華書

袁思亮 其辭淵雅雋永能使人消

世人語爲新語林每以並世朝士大

種事蹟取其淵懿玄遠之言瑰異卓
絕之迹分門別類彙集而雅言之其
精核方劉世說

● 送美湖景片 ●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各書局	以上小說	社會小說	小情說	小奇情	先生學鉅子	小說大家
東昇書局出版	蓮心煮淡錄	師生治游笑史	一個會變化的女郎	鵲淚鸞聲譜	最新作品	東越許屬父
	洋裝一巨冊	洋裝一巨冊	洋裝一巨冊	洋裝一巨冊	四種小說出版廣告	

● 第三期目錄 ●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福建鎮
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蕩 千里眼 杯中
換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藤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孩變女
孩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書 雜誌 新婚佳話 三廉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册大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能海路三廉學社

▲三廉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周瘦鵑的人的小雜誌

紫蘭花片

(一)出版日期 每月一
十日出版月出一冊全年
十二冊 (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
定全年二元 (三)預定
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
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書
書之用每匣內并附複閱
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 不因 君 君

此書中有
石在內
石不可不一讀
此書凡二十年內人物之言行無
不舉也

新語林

厓父黃文

吾友東越許廬父性奇慧好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涵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粥文爲定例如左
聯語長聯二十元
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序文四十元跋語二十元
小說文盲每千字五元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讀書樂

涵之

有一天我坐在家裏撰稿。正在苦索不得的當兒。忽聽得外面一陣腳步聲音。直向我這書室走來。我抬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老友陳學富。我問他那裏來。他說今天南城學校開游藝會。我討着兩張入場券。特來找你一同去的。我道。說起游藝會。我記得從前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不是也開過一次游藝會嗎。那時興高采烈。正是快活得了不得呢。學富道。誰不是這樣的。我從前學校裏有一次開運動會。我們在一禮拜前得了這個信息。已經快活得什麼似的。到了開會的那一天。天纔一亮我早爬了起來。連點心都來不及吃。跑到學校裏一看。已有二三十個人等在那裏了。到了會場上。我對於選手運動是不來的。然而看見自己校裏的人得了第一。那時我的二隻手心。非要拍得紅腫不肯歇呢。你在學校裏時候可是這樣的嗎。我道。自然也是這樣的。那次我們學校裏開游藝會。我同幾個同學做表演。足足練習了一個多禮拜。纔能純熟。後來在會場上聽見了一陣掌聲。不禁心花怒放。等到下台。一張嘴已是笑得合不攏來了。在學校讀書時候。不要說開會快活。就是平常時候也都很快活的。譬如上算術課。先生出了二個題目。我想了一想。趕快做了出來。拿給先生去瞧。先生替我圈了二個圈。再看別人。正在窮思苦索。我

海上花列傳

悉當時之利爲富人所居困陋向借不得焚之故其舊事以識之云
 也書中趙某係真姓名其人於治游者尙能指述其得
 趙乃揮金盡贖其書名爲新上此書華間罕有
 流傳華海金盞換其書名爲新上此書華間罕有
 新繁華海上花叢叢史等名稱者然皆割絕文
 義不堪廣目識者恨之今本局覓得此書最初石
 印抄本與翻本情文大有霄壤之判在首行以行世
 用父先生序中稱謂深入顯出意在言外東越以許
 盧某焚書擬諸秦皇焚經紅樓夢儒林外史越以
 趙某焚書擬諸秦皇焚經紅樓夢儒林外史越以
 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印竣洋裝精訂
 六巨冊欲從速
 多購請從速

▲全書六冊 定價兩元
 ▲特價六折 一月爲限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張舍我

短篇小說集
出版預告

其他全書十

餘萬言 瞠乎在後 違論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新編 天嘯

殘墨 定價八角

亞所編集其十年
精印一厚冊茲將

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本書要目列下

藝苑今文古文

吟集

筆記 懺廬談乘
卷二

粵西遊記 天涯淪落人印話

說部
湖上百日記
卷四
新簡一束
雜著

鴛鴦夢劇本
焚蘭恨彈詞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號先期預告讀者倘荷以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刊出後每篇分等致酬概贈現
 金(一)一元(二)八角(三)六角(四)四角(五)二角特別佳作另酬不在此例不受酬者請於篇末注明每篇
 字數至多五百為限以有趣味者為貴篇首題目須就原時刻成木襪務精繕寫清晰來稿不合恕不璧還抄襲家幸勿惠顧稿寄本社信面請寫明星期
 增刊編輯部(附告)為愛情號第八期增刊為社會號第九期婦女號

消寒俱樂部

消寒俱樂部

這麼一所的巍巍大洋房。就是我們讀書的學校了。學校裏有的是操場。蹴球咧。田徑賽咧。童子軍的課藝咧。健身房麼。隊球咧。藍球咧。啞鈴咧。種種遊戲運動。又是什麼國樂會咧。新劇團咧。警樂隊咧。總之都是學生課餘的娛樂品。在學生精益求精多多益善。可是做學生的家裏有錢的多。借學校做俱樂部。陶冶他們的性情。娛樂他們的身體罷了。

一天所上的課。祇得四五小時。多半教員涎津的犧牲。有的不願聽的。互相談天。或私看小說。以敷衍這一小時。巴不得下課鐘一鳴。去幹他的所樂爲。運動或粉墨登場。這是課餘的樂事。

每星期六的上午。就是學生們熱度最高的時候。好似熱銅上的螞蟻。胸前雖攜着一本書。其實眼光射在手表上。一秒一秒的數過去。恨不得霎時鐘敲十二下。吃了飯。裝修一新。急急離了學校。會他至相愛的女友去了。這也讀書做學生的好處。只消頭銜一是學生。就得有如花如玉的女學生。和他通訊討論愛情。進之。就發生婚姻問題了。

平日較為慵懶些的學生。他們只求考試及格

惹出是非。所以今兒託故搬了出來。現在住在旅泰三十二號。我道。李家鬧的是什麼事情。爰三笑道。你是愛聽故事的人。這話我要告訴了你啊。包你把肚腸還要笑斷幾十根咧。我見他說得這般有趣。忙笑問是怎麼一回事兒。好哥哥。快講來我聽罷。爰三聽了。方才笑了一笑。疊起兩個指頭兒。說道。這李氏一家。向來住在上海多年。我那姑丈在日。掙下了有百萬家私。後來世兄夙生惠生。都奪着揮霍嫖賭。幾年工夫。已經弄去了。有四五十萬了。剩下的半數。兄弟倆早就吵着分家。總因我那填房姑母。竭力支撐住了。不准分拆。所以又勉強維持了三四年。直到前個月。這位姑太太歸了天。喪事裏。就大鬧了一場。如今却正式提議。要實行分產了。他們兄弟。本來互相水火。我那兩位表弟婦。又都是極不投機的。在這權利上頭。自然人人爭勝。個個要強。那全武行的活劇。自然要出現在

家庭之內了。然而這還都是我們意料所及的事情。不料這次大鬧當中。却又憑空地發現一樁意外的風波。特別的笑話。這事情。就是我那填房姑太太的親兄弟胡蜚仁幹出來的。這話就在前天。我剛到他家。沒有一頓飯時。聽說鳳生兄弟。還沒起身。便在帳房內坐了一歇。就聽得裏面一陣喧嚷。勢如潮湧。鬧得不可開交。我也摸不着是怎麼一回事兒。但聽人說。舅老爺來奪家產了。只這一句。就把我嚇得目瞪口呆。我心中一想。怎麼這舅老爺和奪家產。這六個字兒。會粘在一句兒呢。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如今都鬧出來了。我雖然怕事。却又有點好奇。不因不由的。進去一瞧。便把我的肚子。都險些兒笑破了。未知爰三的肚子。究竟笑破與否。請看下回分解。

。忽然又跑出一位胡老娘舅來。捧住了他阿姊的木主。咆哮不休。據說。這李氏產業。照他也可以分得一股。此話一出。不但鳳生兄弟。給他弄得一個莫名其妙。就是廳內外許多吊客。和李氏親族人等。也都相顧色駭。都道。這話從那裏說起。產業是姓李的置下來的。他們自己不要。也還有李氏族中人承受。怎麼輪得到你外姓之人。跑來分家呢。爰三講到這句。我也點頭笑道。是呀。照中國的舊制度。是完全採用血統主義的。姓胡的產業。自該姓胡的子孫承受。就使沒有子孫。也當歸族中繼承爲後的人。纔有承受的資格呢。別說中國。就是他們外人。雖說不好傳給子孫。但是也要有死者的遺囑。說是給誰。也不是親戚朋友。可以自己認進去。說有這資格。享受他的財產啊。如今這位胡老先生。忽然之間。竟有這等超絕中外的主張。他總一定有一個確乎不拔的道理在內。我倒急於要請教請

教呢。安三聽了。不覺哈哈一笑道。說起他的主張。才叫笑話之至。原來這位胡公。平時也是一個無賴之徒。家中窮得滴水。他却一點不覺苦痛。天天喝醉了酒。就在賭場中一混。混不着。橫堅是一雙空手。混得着。第二天的酒錢。又有了着落了。只怪他的本錢。却總是天天不得脫空的。因此賭場中人。却也不十分厭惡他。人家都說這錢統是他阿姊李太太送給他的。在先爲這事情。李老夫妻。也曾鬧過一場大風潮。結果。太太拘不過老爺。只得悄悄送了老胡一筆款子。叫他赶快離了他家。自去趕他的前程去。難爲老胡也真有本領。不曉他那裏去混了一下。居然給他混入民黨中去。掛起顯顯赫赫的一塊志士牌子來。混得久了。處得慣了。也就神氣活現的。扮成一個民黨偉人模樣。着起一套像像的西裝。報着一雙半紙牛皮製成的鞋子。拖着一根鉛皮包頭。黑漆塗澤的打狗棒兒。滿口子也學會

讀書樂

琢廬

。一年一年。由小學畢業而中學。再中學畢業而大學。那麼是一個學士了。只消再往美國唸。法國唸。再讀二年。就有了碩士位。這麼一來。人家都要羨慕他。說他讀書用功。纔有今日。他既回國。自有一般人捧他。拍他馬屁。說他學問高。假使繳俸給他入了政界。對人就要眼在頂上。對長官就百唯百諾。苟給了他大權。就要賣國圖利哩。

讀書樂

海角秋聲

這一天是趁着中國號巨艇。過那煙波浩渺的太平洋。當未趁船以前。就聽說太平洋的波浪。狼厲害。一個浪頭。可以把數萬噸的船。掀得像秋千一樣擺動。吾因為要實驗這說

讀書樂

徐洞天

某醫士向一病婦診視畢。乃謂其家人曰。此係情志拂逆。氣機鬱窒所致。病在肝經。藥難奏效。若能設法使其胸中歡樂。即可霍然而愈。一兒聞之。乃以教科書十餘冊。堆置病榻前。力呼病人起讀。家人怪而問之。乃曰。吾師常謂讀書能得至樂。今醫謂我母之病。需歡樂方可能愈也。所以我必欲呼母起讀。以愈其病。

一教師上課畢。乃問一頑劣之學生曰。汝讀書樂乎。曰樂甚。曰。汝既知讀書樂。爲何常對書垂淚。曰否。我之垂淚。乃樂極生悲也。



藝林

無名女子詩

枕亞手輯

送黃耕曉歸侍尊慈太夫人之晉
人與湘蘭一樣幽。青山淡入兩眉秋。篋中携得生香管。好借煙霞寫壯遊。
慈親嬌女共開顏。彷彿承歡一室間。翠雪黃花松子嶺。瓊環飛度萬重山。
吳淞如雪淚如絲。贈我蘭枝又竹枝。此後紅樓微雨夜。一花一葉總相思。
紫杜紅英香滿衣。風前執手兩依依。一聲珍重雙行淚。魂化秋雲傍爾飛。
花開姊妹十年餘。一旦分飛影跡疎。想煞揚州小兒女。管夫人畫衛娘書。
回首珠江憶荔枝。丹青花韻滿烏絲。無雙玉貌無雙筆。惆悵偏過妬女祠。

尋秋

尋秋何處好。秋在野人家。寒綠一畦菜。冷黃三徑花。竹簾時賣蟹。絲網笑撈蝦。雙髻憐鄰女。松枝學煮茶。

筆劃

此君軒漫筆

湘帆

雨生先生官揚州時。借諸詩人扶轡。仙降書之爲言意也。

本報徵稿

裝訂成缺者不在此例(六)酬金每篇隨月終向本報社領取(七)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八)來函關於稿件者請面請寫明小號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稿混淆

必衆矣。不如予兩丸。愈其疾已足。弗須三也。僧領之。遽收其一。嚴服兩丸已。即嘔然起。能步行。無異常人。大喜過望。叩頭有聲。僧又痛勉之始去。而嚴枯惡不悛。益暴戾恣睢。鄉人苦之。因深恨僧。乃助惡至是。翌年春。嚴方丐於市。忽遇滑而墮。遂不能起。昇之去。號呼一日夜而死。聞者莫不稱快云。

花史

十年夢影錄

盧父

揚州夢醒。與杜老之悲。江上歌殘。慟白公之淚。從來名士。每富牢愁。自古紅顏。多薄命。定例如斯。良可慨也。余也半生寥落。百事連遭。有阮籍窮途之哭。來楊朱歧路之傷。千里飛蓬。脚跟無定。四方萍梗。浪跡自憐。固已日斷迷途。心酸去國也已。而乃寄夢風月。恨泡影之何常。買笑平康。感曇花一現。北里鶯啼。聲聲作將伯之喚。東皇蛟負。處處有十郎之慚。人面桃花。痴情無奈。天涯芳草。客淚常新。將欲西風禪榻。懺綺業於梵宗。難禁南窗相思。寫哀情於腐稿。溺人必笑。死豹留皮。此十年夢影錄之所由作也。嗟夫。黃花黃葉。悲聞楚奏越吟。長亭短亭。忍說北脂南粉。乘筆至此。淚透青衫矣。壬戌冬仲。東越許弄疾塵父氏。自序於海上清風明月廬。

十年夢影錄總目

第一卷 歌浦春光

諧海

趣聞雜詠六首

文煥如

老翁竟欲賦新臺。一寸相思一寸灰。最惱阿嬌不解事。無情咬舌血花開。
前安微風陽關監督陶銘。悅其子婦丁氏。欲通之。百計爲謀。思逞獸慾。奈婦嚴禁自守。凜不可犯。然翁之心未死也。某日。婦方臥病於牀。翁笑入室。強與求歡。並許以阿堵物。婦不爲所動。翁怒。忽情不自禁。遂攫其頸而與之接吻。婦悲甚。嚙斷其舌尖。翁大痛。血流如注。踉蹌而遁。現婦家已提訴訟。一時傳爲笑柄。
羣英祝壽與偏豪。選舉由來票價高。抬轎有人真樂事。洋錢何用出分毫。
曹虎威在保定過壽。各省長官。或親自祝嘏。或派代表。議員祝壽者尤衆。並於其時商最高問題。曹銳邊守靖等。請曹出錢買票。每票洋五百元。曹曰。不叫我出錢。我方幹。叫我出錢。我便不幹。快人快語。當浮大白。
一雁南來至滬濱。梨園劇曲拂清塵。風流韻事傳諸。一個英雄一美人。
何海鳴將軍。由京來。遊滬海上。大爲小說家所歡迎。杯酒留連。殆無虛夕。某日。至其舞臺觀劇。見小香紅演打花鼓。殊

醫話

四海奇病誌

醫隱盧主孫緯才著

陳明軒言。其鄉人嚴某。素行不規。因延其寡弟婦妾色。匿身房內。將圖強姦。已而婦至。卸衣上床。某驟出。跪地求歡。婦大驚。狂呼捉賊。嚴倉皇欲遁。而家衆已聞。率趨樓下。嚴不得已。欲越窗而過。窗外有大樹。嚴攀枝附本。緣之而下。將及地。失足而墜。傷於股。不能動彈。雖經醫治。而股骨已折。遂爲廢人。自此歷三十餘年。流落市廛。沿門乞食。道路以目。人聞嚴某者。莫不蹙眉竊竊。其無賴可想。某年冬。蕭邑大利祇園寺開期受戒。延普陀僧某者。登壇說法。一時城廂內外。無男女老幼。不往者。嚴亦匍匐而往。日坐山門外。伺華裝麗衣飾者。即強索施。或稍吝者。則牽衣掣袖。百般勒索。值普陀僧出見。嚴方持一少女囁嚅。少女無法自脫。面紅欲哭。僧急呵曰。惡丐何敢爾。業受天譴。爲破人。猶敢恣爲不羈。嚴聞言怒甚。迫一仰視。見僧面有奇光。凜然若不可犯者。不覺震駭失次。俯伏受罪。僧因太息曰。人生擾擾。皆自作孽。緣亦不淺。姑爲汝一施慈悲。因命人以清水一盃。袖出紅丸三。曰。服之可已河疾。且益精神。後當勉爲好人。毋再蹈前愆。嚴受丸及水。稽首將服之。忽又來一僧。至止曰。師父且緩。此人性惡。服丸三。則益其氣力。異時地方之受害者。

驚其美。後復在品報作劇。竭川掄揚。將軍誠多情哉。或謂將軍欲賦好逑。思諸風侶。不知將軍濕演小住。未及一句。而已北駕轎車。重尋京華舊夢矣。
笑罵由人豈足羞。好官患失最堪憂。官場盡是琉璃蛋。南北東西滾不休。
某省省長謂人曰。有人罵我是渾蛋。這也是不要緊的事。若我不是渾蛋。就得滾蛋。與其滾蛋。何如渾蛋。觀其侃侃高談。恬不知恥。反自以爲得計。何其顏之厚耶。
茫茫宦海。余欲無言。悲夫。
皇皇會議在廬山。兒女探親罵破顏。總理而今光桿號。對人訴苦淚潸潸。
張紹曾與吳佩孚。當廬山會議之時。志同道合。琴瑟和諧。後來宗旨不對。又鬧翻了。遂趨向津保二方面。大肆聯絡。無非爲總理而已。現在總理到手。又要和津保拆頭了。他前數日因開員皆託故不來。便對人垂淚。說他自己是光桿總理。我想看他的樣子。真教人難着些兒麻上來。聽見他的哭聲。恐怕要三日欲嘔了。哈哈。
神聖議員最尊。如何都是愛銀元。加薪痛受諸生打。苦雨凄風白下門。
南京學生。因議員欲加薪。裁減學費。大動公憤。遂作示威運動。搗毀王景常居所。將吳輔勛反縛兩手。頸插白旗。遊行街市。如赴法場。又赴議會要求。取消加薪。一般議員。嚇得倒躲躲躲。抱頭鼠竄。如喪家狗。聞吳輔勛自被軍警救出。大放悲聲。引爲奇辱。現已起訴矣。
(贈書券五角)